

龍吟藝文小說
交與
門兒

錯， 因你無悔

掬 · 夢 · 作 · 家

蘇倚樓

一路走過，
時光的腳印裏，
荷承我對你的思念……



龍吟藝文小說 85

錯， 因你無悔

蘇倚樓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錯，因你無悔／蘇倚樓著．——第1
版．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
知道總經銷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85）
ISBN 957-689-163-9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454

錯，因你無悔

作 者：蘇倚樓
發行人：朱寶龍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 · 9385215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10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163-9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你說，
把自己框在畫裏，
送給我。
我說，
將自己的心描上花邊，
寄給你。

不悔

蘇倚樓

那夜的記憶，我不曾忘記！

高三那一年家裏的那株未曾開過花的曇木，一口氣冒了十餘個花苞。即將面臨聯考的壓力及粗心大意的個性，使我錯過了伴它走向「燦爛」的機會。

我注意到它時，已是它「待放」的當天傍晚了。我想，在它由花苞到綻放的這個過程，我已錯過太多！不想連這最末的一段也錯過。於是，我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往花圃裏走……

當晚的月特別亮，柔和的月光和著微風灑了曇花滿身靈氣！

層層白紗般的花瓣微透著聖潔的白光，纖塵不染的開在月光下、微風中……我的

心中。那一霎時中，我體會了什麼叫靈氣逼人，什麼叫「不食人間烟火」！

花朵在凌晨一點左右開得最燦爛。雖是深夜，我仍徘徊不忍離去。因為我知道「好花易凋」。假使我錯過了這幾個小時，明天我所看到的將是燦爛過後的慨然……

一夜的明媚，換就千古垂殘，值得嗎？

雖說花落來年能再發，但是對我而言，每一朵花，自花苞到開花、凋零都是一個生命。每一個生命都該受珍視！

「開在深夜裏的曇花，有多少人願意為它拋捨睡眠，陪它度過這用一生所換得的短暫美麗？」想到此，我不禁為它的癡傻感到不值。

此時站在我身旁的 Chen Chen 聽我如此一說，不禁淡然一笑，「它是心甘情願的！用一生等生命中最重要過客，縱然天不見憐。一夜的絕色也足夠它傲然的了！就算是天明花殘，它也是瀟灑的！」

再陪曇花一會兒後，我和 Chen Chen 併肩走進屋子。腦海中反覆著 Chen Chen 方才的話。

隔天，我牽著腳踏車經過花園，依戀的看著那十餘朵曾經美麗過的殘曇。心想：「不知它昨夜是否遇到生命中最重要過客？」



錯，因你無悔

因為他，她走出自己的城堡，
因為他，她懂得了如何去愛人。
她，自然地，
陷入他的情網……

第一章

又是個雨天！

真不知道這樣的天氣要持續到什麼時候。

窗外的花盆早就積滿了水，就連草坪也是如此，只有綠草的末端才「得見天日」的冒出水面。

海棠花被驟雨打得七零八落，地上滿是點點落花；柄上的綠葉卻因雨水的滋潤而茂盛不少。

這樣的天氣、這樣的情景，都令岳永曇不禁想起李清照的《如夢令》：

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

試問捲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

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！

她歎了口氣，用手在氤氳的玻璃上恣意亂畫。

溫婉柔弱的氣質，幾乎成了她給人的第一印象！她的淺笑帶了幾分憂鬱的氣質。

紅樓夢中形容林黛玉「病比西子勝三分」，若用此話來形容岳永曇，倒也恰當。

從小，她就學會將心中的話說給自己聽，她相信自己更勝於別人。倒不是她對自己充滿自信，而是害羞、內斂的個性使她不知如何與別人相處。

她的母親生下她之後就去逝，她與父親相依為命。她是父親的精神支柱，因為，她長得像母親。

永曇，這個名字也是父親爲了紀念母親而取的。曇花是炫麗短暫的，猶如岳普祥的愛情——美，卻有憾！所以，他希望心中的遺憾能因女兒而無憾，因此替她取名爲永曇，希望用永恆來彌補這份缺憾。

岳普祥雖視岳永曇爲掌上明珠，在物質上給她最好的，但是，他卻常常因繁忙的

工作而忽略了她。

他是個遠近馳名的外科醫生，有太多的病人、太多的研究會議，再加上他是一院之長，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留給女兒。而岳永曇從小就乖巧聽話，品學兼優，一點也不需他操心，也因此，他更加專注於自己的事業。

岳永曇真的很寂寞。在學校，她沒有什麼朋友，唯一的一個好友尤淑以，又是個活潑好動的女孩，沒辦法時時刻刻陪著她。在家，她更是寂寞，除了一些花花草草，她便一無所有；淑以就常笑她，在家中養了一大堆「解語花」。

花真能解語？是自己在騙自己吧！

花若真能解語，她心中為何有著欲向人傾訴的千言萬語呢？

花若有情，又怎捨得她眉宇深鎖？

二十一個年頭匆匆溜走，這個屬於青春歡笑的年齡彷彿與她無關，她總是站在角落看著別人揮灑青春、揚著笑容。其實以她的容貌，絕對不是站在角落、乏人問津的一羣；但是，又有誰願意和一個「花瓶」為友？她就像個木美人，只是多了口氣罷了。

記憶中，她沒有癡，也沒有狂過；如果說「人不癡狂枉少年」，那她可真是枉了

少年了！

有時候，她也想「解放」自己一下，可是不知怎麼地，她就是玩不起來、瘋不起來。如果沉默是金，她早成了大富翁了。

大學的生活並沒有使她變得活潑，她的世界依舊只有她一個人；一個人的舞台，她彷彿有意思繼續獨演下去。

□

□

□

下午第二節打了下課鐘後，岳永曇收拾了書本準備回家。

「喂！晚上有個舞會，妳去不去？」尤淑以回過頭，禮貌性的問。其實，她可以肯定岳永曇的回答百分之一百是否定。

果然，她向淑以搖了搖頭，「我不想去，謝謝妳。」

尤淑以和她並肩走出教室。

一陣陣的微風吹起，揚起了岳永曇的長髮，她垂著頭漫步在校園中。尤淑以從側面窺視她，在心中起了一陣不小的震撼——多美的女子！

同為女子的她都有如此心神俱醉之感，更何況是異性？

此刻，在尤淑以心裏正浮現「閉月羞花」四個字。

從前她讀到這四個字時，總覺得古人用字雖妙，卻都形容得不切實際；如今她才曉得：美人之美，有時並非得用誇張的字眼形容，才能舒發心中的震撼之感。

但是，這樣一個美人，卻被賦予一個封閉的個性，上蒼未免有些捉弄人！

「爲什麼不去參加舞會？舞會很有趣的。」

「不喜歡。」岳永曇淺笑著說。

「不喜歡？妳從來沒參加過，怎能說不喜歡？」

「沒上過月球，也知道它的存在吧？！」

「紙上談兵和實際戰爭是有天壤之別的。」尤淑以停下腳步，幽默的加了一句：

「起碼不會死人。」

「多可怕！我還是選擇『紙上談兵』。」岳永曇投給她一個微笑，「祝妳晚上玩得愉快！」她揮了揮手，坐上來接她回家的轎車。

岳永曇回到家中，洗了澡，吃了晚餐，便又縮回自己的小世界。

她的房間極盡豪華、完善；這便是父親給她的「愛」。

鋼琴、CD音響、影碟機、電腦……這些奢侈品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擁有

的，但是，她一個大三學生卻都擁有了；更令人吃驚的是，她有一個專屬的大書房！這便是岳普祥用來彌補他無法全心照顧女兒的作法——什麼都給她最好的；只要用錢買得到的。

但是，他又怎麼知道，當他慷慨解囊的同時，岳永曇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她想要的是父愛啊！她想要的是父親多一點的關心，多用一些時間陪她。

她多麼渴望自己是生活在一般家庭，每逢假日大夥能到郊外踏青、郊遊，沿途唱著歌，任輕風拂面而過……多愜意！多快樂！

可是，這對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時可用的父親來說，是多大的奢求啊？！

她完全可以了解父親的辛苦，因此，她也從不向他要求什麼。她知道，就算說了也等於沒說，只會成了個不懂事、不會體恤父親的女兒罷了。於是，她學會了一切都往心裏藏。

她心血來潮地打開存放日記的櫥子，隨意拿起一本翻閱。一攤開日記，她便翻到這頁……

一九九一 六月二十七日 天氣晴

昨天沒有寫日記，因為想起發生的事，握在手中的筆依舊不聽使喚的抖動。

我再也不留在學校晚自習了！

昨天晚自習結束，我一如往常的到校門口等著王伯伯的車，不知怎麼地，都逾下課時間半個鐘頭了，還不見他的踪影。捺著性子，我又等了半個鐘頭。

十一點了，我只好自己到公車站等車，等了半天，公車也沒來。

忽然來了兩個男子，樣子很可怕，血盆大口的彷彿笑得要咧開了。其中一個問我這麼晚了怎不回家？另一個表示要送我回去。我嚇壞了，二話不說拔腿就跑。我一跑，他們居然跟了上來，跑到最後，我把書包也扔了。

我想我當時大概嚇呆了，居然忘了喊救命！只是沒命的跑，直到我被人行道突起的紅磚絆倒。正在絕望之際，有個人把我扶了起來。

「妳沒事吧？」那個男孩子問。

「救我……有人……有人跟踪我……」我嚇得魂不附體，連說話的聲音都顫抖了。

說著，我匆匆回過頭；方才那兩個男子正站在五、六步之外，他們一看到這情形便悻悻然的走了。

忽然，我雙腿一軟跌坐了下來。

那個救了我的男生替我檢回書包，並表示願意送我回家，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我上了他的車。

沿路上他並沒有和我說話，我也因剛才驚嚇過度而一路沉默；直到下了車才想起，我連他的大名都不知道！但是，他那俊俏不羣的臉卻令人一見難忘！我想，下次再見到他時，我應該還認得出來……

的確，雖然事隔三年，那晚救她的男孩，岳永曇只要一閉上眼睛，他的臉立刻清晰地出現在腦海。

岳永曇閣上日記，將它放回櫥子。

記得那件事過後的幾個月，她總會莫名的、習慣性的去翻開那篇日記，久而久之，那本日記只要一攤在手上，便會自動翻到那頁。

這是在提醒她什麼？